



# 儿时的端午节

□ 张治云



儿时，特别期盼端午节。因为，端午节能吃粽子。

端午节的前几天，奶奶早早地就泡好软米（也称黄软米）和软桃黍（即糯高粱米），必须一天换一次水，预防发酵发酸。

端午节的前一天，奶奶约了对门和斜对门的老姐妹，三人品字形围坐在院子里的柏树下，呼吸着从墙角弥漫而来玫瑰花的馥郁芳香，聆听着从头顶柏树枝叶中传来的悦耳鸟鸣，一边聊天，一边包粽子。这一代家庭主妇们灵巧的双手，不仅是做针线活儿的能手，还是烹饪农家饭菜的高手。包粽子是个技术活儿，首先要包出棱角分明的形状。同时，包扎的松紧度也很有讲究，包紧了，容易出现煮不软的问题。包松了，则容易被煮散了，煮成一锅粥。所以，在一年一度的包粽子才艺展示活动中，左邻右舍的家庭主妇们总会相约在一起共同切磋技艺。因为，端午节还有走亲戚的风俗，亲朋好友都要相互品尝各

家粽子的味道。

粽叶是从小商贩那里买来的。沁源县气温偏低，端午时节粽叶还长不大。绑粽子的绳儿是从河边或田间道路旁割回来的马莲草。马莲捆粽子，这是传承数千年的文化遗产，至今仍然是识别粽子是否正宗的一个显著标志。

人们吃粽子，就是要咀嚼糯米香、红枣香、粽叶香、马莲香、柴火灶香，那种大自然之美与厚重的历史文化之美交融在一起，经过一晚上文火慢煮出来的粽子，不仅是味蕾的享受，更是精神的熏陶。然而，当今有些商家用线绳甚至尼龙绳捆绑粽子，用柴油炉或煤气炉煮粽子，这种粽子，与传统的粽子已经相去甚远。

端午节的早晨，透过老宅的窗户，远远地看见县城东边山头，雾霭升腾，晨曦辉映。这时，奶奶会给我手腕和脚腕系上五色线绳。而后，爷爷领着我往县城西边的石人圪嘴方向去采艾草。城里的人不约而同都往石人圪嘴去采

艾草。羊肠小道上，人们排着长队，谈天说地，兴趣盎然，朝着一个方向前行，好像那座山梁就是专门给城里人供应艾草似的。

艾草有扶正祛邪的功效。屈原有诗云：“户服艾以盈要兮，谓幽兰其不可佩”。据说，端午节这天采来的艾草功效最强。于是，家家户户都要在门框上插几枝艾草，就和贴门神一样虔诚。艾草确实有驱蚊功效。夏天的夜晚，人们在院子里纳凉，总会点燃一根艾草辫子，袅袅而升的烟气瞬间将蚊虫驱远。抽旱烟的人们，也会随身带一根艾草辫子，既可做燃具，又可熏蚊子，还有艾灸的作用，真是一举多得。

从山上采艾草回来后，一进院子就闻到诱人的粽香。马上就能吃粽子了。我早已饥肠辘辘，垂涎欲滴。奶奶将大软米、桃黍米两种粽子剥去粽叶，盛在碗中，撒上自己腌制的玫瑰糖（院子墙角种着玫瑰花，奶奶每年都要用红糖、白糖腌制两罐玫瑰糖，专门用于端

午节吃粽子、中秋节烤月饼、春节蒸糖糕），粽子独特的香味与玫瑰糖独特的甜味，给我带来如痴如醉的味觉冲击。我们坐在小炕桌周围，一边津津有味地咀嚼别有风味的玫瑰糖粽子，一边聆听爷爷讲述屈原的故事。

两千多年来，屈原的爱国精神代代相传，纪念屈原的粽子也历久弥香。屈原“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”的诗句一直激励着我。

记得1985年端午节早晨，我在市郊石子河边采艾草时，随感而发，吟诵小诗一首——《端午节感赋》：

屈原千载名，  
粽粽万古香。  
国家兴与衰，  
肝胆照汨江。

2006年，我曾专程赴京拜访著名雕塑大师钱绍武先生，并请他赐我墨宝。老先生欣然命笔，泼墨挥毫，将我的这首《端午节感赋》绘就为钱体书法，我一直悬挂在书房，作为人生的座右铭。

## 麦香深处是故乡

□ 李苏海

五月的骄阳如同被点燃的赤焰，将大地烘烤得灼热滚烫。连续几日38摄氏度的高温，像是给大地扣上了烧红的铁锅，连掠过树梢的风都裹挟着灼人的热浪。麦穗在烈日下愈发金黄饱满，沉甸甸地垂向土地，仿佛轻轻一碰，就能溢出醇厚的麦香，急不可待地要奔赴这场丰收的盛宴。

踏入麦田的刹那，浓郁的麦香裹挟着热浪扑面而来。这香气是阳光、泥土与时光共同酿成的陈酿，混合着成熟谷物特有的质朴与踏实。深吸一口，醇厚的芬芳沁人心脾，恍惚间，连呼吸都染上了金色的暖意。麦香里藏着土地的深情，蕴含着农人们三百个日夜的守望，更凝结着无数滴滚烫的汗水。

站在翻滚的麦浪间，儿时麦收的记忆如潮水般漫过心田。天还未破晓，此起彼伏的呼唤声便撕破了村庄的寂静：“他婶子，快来搭把手！”“大哥，今儿得麻烦你帮着割麦子了！”为了赶在暴雨前完成收割，家家户户敞开院门，左邻右舍、亲朋好友纷纷响应。父亲总提前备好几捆醇香的旱烟，母亲则把刚出锅的白面馒头、腌好的脆生生的咸菜装满竹篮，遇见谁家缺人手，便热情地递上吃食。

田间地头，镰刀在晨光中翻飞。父亲弓着腰，脊背弯成坚实的弧线，锋利的镰刀划过麦秆，发出“唰唰”的脆响，一茬茬麦子整齐倒下；母亲紧随其后，双手翻飞如蝶，将麦子

捆扎成紧实的麦捆。汗水顺着他们晒得黝黑的脸颊滑落，在阳光下折射出晶莹的光，很快浸透了粗布衣衫。我站在田埂上，望着大人们在烈日下忙碌的身影，忽然读懂了“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”的沉重。原来每一粒粮食，都是农人们用汗水浇灌、用岁月孕育的生命结晶。

麦收时节最热闹的当属村头的麦场。全村唯一那台铁壳脱粒机，是懂维修技术的栗迎春咬着牙购置的“宝贝疙瘩”。机器往麦场中央一搁，坚硬的外壳在烈日下泛着明亮的红光，轰鸣声响起时，连树梢的麻雀都惊得扑棱棱乱飞。天不亮，各家各户就推着装满麦子的两轮排子车和独轮车来排队，麦场边很快蜿蜒出一条金色的长龙。

男人们蹲在车辕上，叼着烟袋谈论着今年的收成，烟锅里的火星在晨光中忽明忽暗；女人们围坐在草垛旁，一边纳着鞋底，一边唠着家常，不时抬头张望脱粒机的进度。轮到谁家打麦子，全家老小便如临战场般默契配合：父亲和叔伯们喊着号子，将麦捆抬上传送带；母亲和婶子们守在出口处，手脚利落地清走脱完粒的麦秸。机器偶尔“突突”两声罢工，师傅便卷着袖子钻到机器底下，沾满机油的双手在齿轮间灵巧穿梭，不一会儿，机器又重新发出欢快的轰鸣。

我们这些孩子最盼着机器出故障的间隙。几个小脑

袋偷偷凑到脱粒机出口，看金黄的麦粒如瀑布般倾泻而下，在帆布上堆成金灿灿的小山。赤脚踩进麦粒堆，感受着颗粒从脚趾缝间滑过的奇妙触感，偶尔被大人发现，少不了挨几句笑骂，却还是偷偷抓上一把麦粒塞进嘴里，嚼得“咯吱咯吱”响。清甜的麦香混着口水在舌尖漾开，成了记忆里最鲜活的滋味。

风掠过金黄麦浪，掀起层层涌动的绸缎。我伫立田埂，恍惚又见两道佝偻的身影躬身穿梭，镰刀划过秸秆的沙沙声与记忆重叠。麦芒刺破掌心的微痛里，藏着父亲布满老茧的手；蒸腾暑气中，母亲鬓角的汗珠折射着阳光，在时光深处碎成点点星辰。湿润的麦香裹着泥土腥甜漫过鼻尖，温热的泪水瞬间漫上眼眶——那些浸透汗水的麦收清晨，田埂上递来的粗瓷凉茶，早已化作岁月琥珀里永不褪色的纹路。

麦香深处藏着岁月的褶皱。沉甸甸的麦穗压弯了父母的脊梁，却撑起我无忧的童年；邻里互借农具的吆喝声，在麦垛旁织就温暖的人间烟火。如今麦浪依旧翻涌，田垄却只余斜阳拉长的影子。每一缕麦香都是故乡寄来的信笺，墨迹里晕染着土地的厚重，写满平凡岁月里最动人的故事。麦香深处，不仅有丰收的喜悦，更镌刻着父母的养育之恩、乡亲的脉脉温情，以及永远留在心底的故乡印记。



张青波 绘

## 品 茶

□ 郭亚舒

朋友从老家回来，给我送来一罐家乡的特产秋茶，独有一番清雅，令人闻香而动。

介于红茶与绿茶之间的铁观音是茶中极品，色泽青褐素洁，叶芽卷曲秀丽，美如观音。拈上一撮秋茶叶，放入晶莹剔透的玻璃杯中，缓缓地将刚烧好的白开水冲下。在氤氲的茶雾中，只见，尖削挺秀，大小匀齐的嫩芽竖立在杯底，幽幽兰花之香让人心旷神怡。

我不禁啜饮一口杯中的茶水，顿觉满口清鲜含香，甚是舒心。再饮，甘润生津，沉香留齿，在胸中弥漫开来，徐徐不绝，回味绵长。

春水秋露香，煎茶滋味长。秋茶是一汪清泉，一徐清风，令人安静恬淡。秋高气爽的日子，我们不妨放慢生活的节奏，约三五好友，在一方幽静的庭院，坐下，喝茶聊天，缓缓斟饮，细细品味，忘了世上宠辱得失，酸甜苦辣，心中宁静致远，从而进入一种“庭有山林趣，胸无尘俗思”的境界。

本稿件由山西省散文学会长治分会推荐